

COFFIN
SHOP

杨争光中短篇小说精选

棺材铺

杨争光 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棺材才铺

COFFIN SHOP

杨争光中短篇小说精选



杨争光 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图书代号: WX17N014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棺材铺: 杨争光中短篇小说精选/杨争光著. —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17. 4

ISBN 978-7-5613-8919-5

I. ①棺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25478号

GUANCAIPU YANGZHENGGUANG ZHONGDUANPIAN XIAOSHUO JINGXUAN

棺材铺: 杨争光中短篇小说精选

杨争光 著

选题策划 刘东风 郭永新

责任编辑 张 佩

特邀编辑 杨 珂

装帧设计 龚心宇

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(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: 710062)

网 址 <http://www.snupg.com>

印 刷 重庆新金雅迪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23

插 页 4

字 数 390千

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13-8919-5

定 价 68.00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话: (029)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: (029) 85303879

目 录

短篇小说

从沙坪镇到顶天峁·····	003
盖佬·····	009
干沟·····	015
高坎的儿子·····	022
高潮·····	029
公羊串门·····	035
蓝鱼儿·····	051

中篇小说

棺材铺·····	063
黑风景·····	108
老旦是一棵树·····	162
驴队来到奉先疇·····	210
买媳妇·····	306

短篇小說

从沙坪镇到顶天崮

003

集市从下午两点就开始散了。没两袋烟的工夫，赶集的人就珠子一样，滚进方圆几十里的十几个梢沟。街道上空落落的。收购站门前的石头上坐着三个老头，表情淡漠地说着什么。几条狗在街上大模大样地走来走去。风从西街口灌进来，溜过街道。街道的尽头是一所学校，没有围墙，一棵槐树上吊着一个铁片，上下课当铃敲。学校的旁边是一家逢集才开业的食堂。

那个提着纸包包的汉子就是从食堂里出来的。他拐进学校，时间不长，又从学校里出来了，背上多了一个铺盖卷。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相跟着。石头上的三个老头儿一直仰着脖子，看着他们走过来，下了街口的土坡。

当他们登上一个高坡的时候，沙坪镇就变成了一个空火柴盒子，一无声响地被丢弃在山梁的阴影里，两根指头就能把它捏碎。

看不见人影，看不见树影，也没有庄稼，满眼都是山梁、山坡。坡上有一些梯田，秋收后留下的玉米根直乎乎对着天空。山顶上是种小麦

的土地，光秃秃的，像一顶顶贫瘠的帽子。太阳还有一阵才能跌进不知哪一架山梁的背后。在太阳光的照射下，那些帽子金灿灿的，赤裸裸地袒露着，让人寒心。背阴处长着些草一样的东西，已经干枯了，像一片又一片垢甲。

那个汉子眯着眼睛，望了望挂在天空的太阳。

“走小路。”他说。

小孩没有说话，也没有看那个汉子，只跟着他，走上了一条通向拐沟的小路。风从沟里窜出来，有点冷。

这条路只能通向顶天峁。那是这个镇所辖最西边的一个村子，三十多里。路不时地在拐弯的地方消失，又在远处爬起来。就是这样的路。

“你说你给我送馍，不让我回家，你又不了。”小孩说。“念不好书我不管。”

汉子不说话，好像没听见小孩的话。

“我真不愿意跟你回去。”小孩说。

“你妈想你。”汉子说。

“妈好点了吗？”小孩的头并没有歪过来，只盯着路面。

“她说她想你。”

“看了妈，我再来学校。”

“……”

小孩歪过头，看了看汉子的脸。他什么也没看出来，就不再言语了，顺脚把一块石子踢进沟底。

他们又看见太阳了。

“太阳真耀眼。”小孩说。对面的崖畔上有一些蒿草一样的东西，不是树，也许是些不能活的小树。

小孩没什么事可想，就看着那些东西，看着几株高一点的，看什么时候能把它们转到背后去。

“这路真难走。我都不想走了。”他说。

“这路近。”

“这么多沟。我都讨厌沟了，这么多。”

“水冲的。”

“我就不信。”

“一天一天冲的。”

“我就不信。”

孩子仰头看着那些山梁，层层叠叠的，都是这样的山梁。

“你说不让我回家，你又不了。”孩子说。

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一溜浑浊的歌声，只唱了两句就停住了：

来了来了又来了，

对面壕壕下来了——吆喝！

他们走了好长一阵，才看见是个拦牛的，看不清模样，只有头上的白羊肚手巾很显眼。他手里拿着一根长鞭，在坡上转悠着。他好像看了他们一眼，又转过去，唱了两句：

来了来了又来了，

清水河里过来了——吆喝！

每一次都不唱完，两句后边一定有个吆喝牛的动作，似乎那个歌儿就应该这么唱。曲调很简单，也只有两句，不停地反复，可他唱得很特别，速度很慢，发声的部位不在喉咙，比喉咙低一点，声音就是从那里拱出来的，出口以后，又被干巴巴的风撕成了长短宽窄不齐的破布条，显得吃力而沙哑，使他的歌声带上了一种说不出是奔放还是拘谨，是凄凉还是悲壮的味道。歌声使一贫如洗的天空和一眼望不透的山包子显得

更加单调、寂寥。歌声虽然沙哑，却传得很远：

来了来了又来了，
花花大门进来了——吆喝！

“爸，他唱歌呢。”小孩说。

“拦牛的。”

“他唱的什么？”

“酸曲。”

“酸曲是什么？”

“胡编的。”

“他怎么老唱？”

“心里恹惶。”

“唱歌了，心里就恹惶？”

“就恹惶。”

“唱歌的人都恹惶？”

“都恹惶。”

孩子不做声了。转过一个弯，又看见那个唱歌的人。他还在唱，沙哑的歌声像撕碎的布条，在干冷的空气里摇来摆去，落在沟岔里，沉下去了，四周冷冰冰的。

“我真不想跟你回去。你说你给我送馍的。”孩子说。

“我说了，你妈想你。”汉子说。

他们已经走到沟底了。两面都是山，天似乎暗了下来，太阳光只能照在最上边的山包顶上。风偶尔拨弄一下沟坡上的干草，一条小河向深沟里流过去。小路被河水拦了一下，又向对面的高处伸去。

“我本来就不想走这条路，你硬走，都怪你。”

“歇歇吧。”汉子说。他放下铺盖卷，靠着崖畔站住。小孩站在他的旁边。汉子坐在铺盖卷上，低头看着脚尖，想着什么。孩子站了一会，便跑到河水跟前，用手撩水花。一会儿，又走回来了。

“看你把我叫回去，人家本不想跟你回去。”孩子说。

汉子抬起来，看着孩子，拉住孩子的手。孩子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，紧紧地盯着汉子那张粗糙的脸，脸背着光，更显得粗糙不堪。

“三子，你成大人了。”汉子说。他把孩子拉过来，把孩子的头偎在他的胸膛上。

“你又喝酒了。”孩子说。

汉子不说话，用脸偎着孩子的脸。

“三子，你姐走了。”汉子说。

“走哪儿？”

“不知道……跟一个过路的男人走了。那个人在咱家住了一夜。第二天，你姐就跟他走了。”

“姐为什么要走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没挡？”

“没挡。”

“妈呢？”

“你妈也没挡。你妈哭了。”

小孩在汉子的怀中看着天。天好像一个大布包子，把下边的一切包得严严的。布包子出奇的蓝，连一丝儿风也挂不住。

“我听见你姐和那个人说话哩。你姐找的人家。说了一个晚上，我都听见了。我睡着了，你妈摇我，我起来听。你姐和那个人在院子里。就这样走了，连窑也没回……你妈就病了，我给你妈抓药，也叫你回去。”

山包子上已没有太阳光了，阴影最先伸进那些凹进去的地方，那些地方就像被刀子砍过一样，坐上了一层厚甲。高高的崖畔不言不语地向沟底挤过来，再一看，它们又冰似地冻住了。山梁上的那些土地，已藏起了那种让人寒心的黄色。暮色把一切都掩盖起来，沟壑也罢，山坡也罢，都模糊不清了。

“山到什么地方了？”孩子仰着头，问。

“很远。”

“能翻出去么？”

“能吧。”

就这么，天真的黑了。沟里的风像带着指甲，在他们的脸上划来划去。他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已经很长了。汉子站起来，重新把铺盖卷搭在肩膀上。那实在算不上铺盖卷。

“天黑了。”他说。

“我就不想跟你回去。你说过，你又不了。”小孩的声音很委屈，但他还是跟着汉子走。他们走过沟底那条不知名的河水，开始爬沟，沟里能看清的只有这条弯曲的路。

他们听到了一声狗叫。

“咱庄上的狗。”孩子说。

他们又看见了几团灯光。他们的脚步突然慢了。汉子打了一个寒噤。孩子害怕似地向汉子身边靠了靠，抓住汉子的后衣襟。

灯光看起来很近，其实，走起来还很得一阵。

（原载于《中国》1986年第9期）

盖佬^{*}

009

他看见他们来了。他感到他的腿软了一忽儿。他知道他们迟早要来的，可当他看见他们正朝他走过来，腿还是软了一忽儿。

他们一共三个人，他看得很清楚。尽管他们离他还有好一截路，尽管太阳正好在他们走来的那个方向，虚光很大，他还是看清了他们三个人。他们并排走着，手里拿着什么东西。他想可能是镢头什么的。

从他们走来的路上，一直可以走到那个村子。村子只有七八户人家。那地方他常去。他现在就想到那里去。事情就出在这上面，他们就是为这件事来的。他们来了，他就不能去了。他知道他们会来的。

这时候，山里很静。连一声鸟叫也听不见，连一声狗叫也听不见。那些鸟不知在什么地方钻着。这里离村子挺远，当然听不到狗叫声。风只有碰到什么东西上，才能发出点响声。在这么个日子，太阳在天上照着，什么东西都明明亮亮的，谁也想不到会出什么事情。谁

* 方言，被戴绿帽子的人。

也不会这么想。

他们来了。

他感到他有点激动。他用手托住腮帮，那里长了很多硬毛。他看见他们站住了。他们可能看见他了，所以才站住。他们也许要说些什么，总得商量商量怎么干。那三个人什么也没说，只站了一会儿，又朝前走。这让他有点意外。也许他们早商量好了。

现在他才感到，这里地势有些险要。早时候，这里闹过土匪。他们就钻在这一带的山里，后来被剿了。这些山叫罗子山，最高的那一座像一只狗头。山东边是一条河，远近的人都知道这条河。一到夜里，许多人都听见河的声音。但现在听不见，也看不见那个狗头，因为他在山底下的一条沟里。那些沟沟壑壑都不声不响。他想如果是他一个人站在这儿的话，他一定会害怕。可现在不是他一个人，是四个。那三个人正朝他走过来，他们要对他干一桩事情。他们到底来了。

010 他最先看清的是他们的眼睛和嘴，就像石头在地上碰过后留下的几个坑。他还没这么仔细地看过人。后来，他看清了他们的脸色。他们并不像要干一桩事情那样的表情，脸上土不拉叽的，有些晦气。他不知道他的脸这会儿是个什么样子，可能也很脏。他就这么想着，一直等那三个人走到他的跟前。他没猜错，他们都拿着镢头。

在这儿可不好，他想，离路太近了。

他这么一想，就转过身子，朝沟里走。他走路的时候，仍旧用手托着腮帮子。那三个人好像知道他的意思，跟着他一块儿往里走。他们离他只有三步远，他能听见他们的喘气的声音。

他认识他们。矮个儿在中间，他是那个女人的丈夫。他刚到这里来的时候，就住在他们家，矮个儿待他很好。后来，矮个儿就可怜了。高一点的是矮个儿他哥，另一个是他兄弟。他们是兄弟三个。那天，他们寻找到他揽工的地方，把他叫到没人看见的旮旯那里，他就知道快了。

“你知道你做了什么事？”他哥说。

“知道。”他说。

“知道你还做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不怕人家卸你的腿？”

“怕也没用。”

“那你还做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不光是卸腿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这是要命的事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。

他把一根毛毛草放在嘴里嚼，眼睛看着别处。他一直看着别处。他的腮帮子上长着那种硬毛，像插进去一样。

“我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想要是让他们知道了，他们会怎么样对我。”他说。

“现在他们知道了。”

“我知道他们知道了。”

“那你还不走？”

“我不想走。”

“等着让他们弄死你？”

“我不想让他们弄死我。”

“你这人。”

“我做了他们不会饶的事，他们要弄我，这是他们的事，我总不能因为他们要弄死我，就不干我自己的事。”

“就为了那个烂脏女人？”

“他们这么说她？”

“你毁了一家人。”

“我没想要毁他们一家人。”

“可你毁了。”

“我没想。”

“你还要毁了你自个儿。”

“我没这么想过。也许你说的都对，可我没想过这事。”

“那你现在想想。”

“我可是不想。你要我想，你倒是说话。”

“你和她走算了。”

“她不走。你知道，她给饭锅里下过毒药，没毒死他们，她就不走了。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。我没叫她这么干，谁知道她是怎么想的。她怎么想我不管。她说就这么过活着，我想这么过活也没什么不好。”

“那你走你的。”

“我可不愿意。我可没想过要离开这里。人不是走到哪里都可心。”

“哪里黄土不埋人。你又有手艺。”

“我不愿意到别的什么地方去。”

“你非要惹出事来。”

他们都感到风吹着他们的鼻尖。土坎上有一撮土溜下来，拉起一点烟尘。山里总有风，总有些干土从土坎上溜下来。

“我就是给你说说，事情总要出来的。其实你离开了，什么事也就没了。”

他哥看了他一眼，看他没说话的意思，又说：

“你知道，我是他哥。虽然分开了，可我是他哥。”

“我知道你是他哥。”

“我得管这事。”

“这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要管这事。”

“你一走，什么事都没了。”

“如果你们要弄我，我也没办法。要让一个人死，他就没办法，这是他们的事。”

他们不说话了。他们掏出一条纸条，把烟末撒在上面，卷了一个烟筒。他哥看着他卷好，看着他划火柴。他使劲吸了一口。他们再没说话。他把烟吸了一半，把剩下的一半扔在地上，用脚踩了几下。后来，他们就走开了。后来，天就黑了，他睡了一觉。他好像做过梦，起来后一点也记不清了，不知道梦了些什么。能记得的就这些。

他听见什么东西在他的脑后边响了一声。当时，他想吸烟了。他把一只手塞进口袋，想抽出一张纸条。他的口袋里总装着纸条，他总能从什么地方弄到这种东西。他听见那一声，身子就向前趑趄了一下，又站住了，因为他想站住。他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他歪过头，想看看是谁弄得那一下。他只看见一把镰头上好像染上了什么。接着，他感到头上有什么往下流，一直流到他的脖子里。他有点想尿，他可能尿了一点。后来，他就倒了，身子撞在土坎上，又滚下去。他的那只手一直插在口袋里，没有取出来。

他们都听见了那一声，声音不大，可他们都听见了。他们看见一股凉粉一样的东西从他的头那里吐出来，有点红颜色。有一些往下淌，把他的头发弄湿了，接着，就看见他倒下去。他们围着他。刚开始，他的身子还不停地弹，过了一会儿，就一点也不动了。那时候，沟里已经有点冷，他们就把他留在那儿，从原路往回走。他们谁也不说话，走过一个岔路口，就朝村子走了。后来，总之是后来，矮个子记得，他跑到乡政府，给乡长说了那天他所干的事，他说是他一个人干的。乡长先是瞪着眼睛，然后就不让他回家。他看见乡长给县上接电话，摇了好大一阵才摇通了。乡长结结巴巴说了半晌，他只听清了一句：“盖佬把，把嫖客打死了，用镰头砸了一下。”他还听见窑里几个人笑了笑。再后来，来了个戴大盖帽的人，让他领着到那条沟里去。他吓坏了，因为那个人没有了，一群蚂蚁在那里爬来爬去。他们看见了一只鞋底，已经腐朽